年画是悬挂在墙上的寓言

秦延安

最先点破腊月秘密的不是爆竹，也不是灯笼，而是年画儿。当那些花花绿绿的年画儿摆满铺面柜台时，整个街市一下子如风潮浪涌般充满了年味儿。那弥漫开来的暖融融气息，让寒冬腊月中原本徐缓的脚步一下子变得亢奋起来，张张笑脸如同年画上的色彩般光鲜，就连心里也充满了万般劲道。不用解释，也不用吆喝，年画摊前总会围满老老少少。他们在色彩纷呈的图案中搜寻着心中最美的年画。那目光似有所思，或有所悟，兼或迟疑，抉择了半天，直到最终确定才变得欣悦起来。在一声“包起来”的招呼中，那一张张年画便被卷成筒，用报纸裹头，系上绳子，跟随着踏实的脚步回家了。

如果说年是人们纾解现实困顿的短暂放纵，那么年画便是装载理想蓝图的冲锋号角。《周易正义》里说：“卦者，挂也”，言悬挂物象以示人，这个物象于春节便是年画。它不仅是中国人生活的缩影，更是悬挂在墙壁上的寓言。从宋代的“纸画”到明代的“画贴”，再到清代的“画片”，现今的油画，年画从中国画中脱胎出了另一种模样，在寒风凄冷的冬日将空荡的墙壁粉饰出彩。这些年画于南方是细腻柔媚，在北方是粗犷豪放，呈现出很强的地域性。若是再仔细分辨的话，就更有区别，比如河南朱仙镇的年画，传承着中古时代的典雅与大气；苏州桃花坞的年画，汲取了江南文化的精秀细巧；天津杨柳青的年画，呈现出包容的艺术多元化……这些个性鲜明、异彩纷呈的年画，只有在农家的墙壁上才彰显出活力，是乡村屋舍的画龙点睛。

当腊月的寒风犀利了乡村的寂寞之后，在扫舍除尘之后，那一张张新买的年画便被装裱上墙。即使是贫寒屋舍，没有像样家具，但都会在过年时给家里贴几幅年画儿。费不了几个钱，也不用劳多大的神，一团糨糊，几张年画，一屋子都变得喜庆起来。贴年画也是个庄重的事儿，最起码得两人，有时全家上阵，抹糨糊的抹糨糊，张贴的张贴，还有好几个人在旁边瞅着，看贴哪合适，是否贴正了，直到一声好了，随着双手抹平，那年画便站在了墙上，整个屋子都变得容光焕发起来，年的味道也便有了。

记忆中，寡居的刘奶奶给屋子贴的年画不是福禄寿三仙朝会，就是八仙过海。对门四婶家墙上要么贴胖娃娃，要么贴麒麟送子，抑或是骑着鲤鱼的小孩，背着挎包的新时代青年。勤劳朴实的大伯给家里贴的年画，从《打渔杀家》到《改革开放》，从《嫦娥奔月》到《小康生活》，总是与时俱进。喜好花草的父亲，每一年给家里买的年画不是蜡梅菊竹，就是喜鹊、黄鹂等鸟雀报春的画面，让人每看一面墙，都会与一张画相遇，每一年都看到不同的内容。这一幅幅年画依墙而立，在五颜六色的颜料里绘就了人们最朴素的愿望：安居乐业，生活富足，仕途得意，生意兴隆，健康长寿，子孙满堂。年画勾勒出了人们心中的理想，藏着一个家的秘密。它不仅是农人悬挂在墙上的最美风景，更是人们悬挂在心里的丰盛年景。

因为有了年画，人的精气神也就不一样了。看着屋子里新贴的年画儿，九十多岁的姥姥眉开眼笑，她知道自己又迎来新的一年。我的好朋友小刚最爱看年画，每到一家都要观摩半天，有时还不忘拿笔在纸上描摹两下，就这样看着画着竟成了有名的插画师。还有见多识广的二伯，去谁家串门总要对人家墙上的年画品评一番：这是陕西凤翔的木版年画，那是广东佛山的水彩年画……听得主家喜上眉梢。人们站在墙下看年画，年画站在墙上看着人。就在这种互相关注的时光里，烟火岁月变成了匆匆流年，酸甜苦辣织就了平常日子。随着年画失色、变旧，那画上的愿望也在逐渐演变。画映生活，美梦成真，那是一个家庭的奋斗足迹。

年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，年画也不仅是一个装饰，它里面隐藏着众多的秘密，等待着我们去探寻。当一张张年画贴起来，一个个日子便变得雍容富足。

冬天的童话

吕乾嘉

朋友，若你来找我，请轻轻地叩门，不要震落门楣上的积雪；也不要高叫，以免惊扰轻鸢的冬梦。请你款款坐下，和我一起等待一个冬天的童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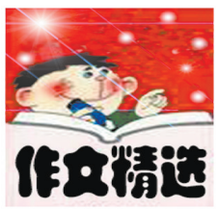
冬天的童话在静谧中悄然生长。河水敛起它的奔涌静如处子，当流水潺潺凝成冰骨玉肌，整个世界的心情都随之平静。冬日里少雨多阴天，艳阳自然为人们翘首以待。偶尔的阳光斜照，只悠悠一抹，在楼间巷尾温暖人心。静谧中有独属于冬天的声音——炭火噼啪燃烧，热茶咕咕沸腾，风过青松簌簌，鸦啼寒月廖远。以声衬静，才是对静谧二字最好的诠释。

冬天的童话里怎能少了雪？南国的白墙青瓦间总不缺烟雨朦胧，却承载不来这份“雨的精魂”。雪只好一路北上，在厚重的北方大地上尽显风姿。只是这雪不要太小，太小则显得隐晦吝啬，让人分不清是有是无，品味不够；也不要太大，以免整片山河都被白色掩盖，再美的风景，也变得单调了。但求不大不小，在地上铺半脚深就刚好，山间、树上，也要有半青半白的色彩。他朝若是同淋雪，此生也算共白头，在雪的见证下，一份爱或许会更坚贞。

羁鸟归林，游子还乡。“归来”总是隆冬时节不变的主题。学期将近，定已有人想念起自己的老家。想念一方篱笆院落和大棚菜畦，再吃一口童年味道的烤红薯。家乡故园虽然迢迢，离乡之人却总能在漫漫长夜中一眼望见她灯火长明和盼归的身影。在这场童话中，我也做一次盼望者，俯身灯前，欣然写下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寄给分别一年的挚友。

我们无数次追慕春之烂漫，夏之繁华，秋之深厚，但其实，一个“暖”冬才是最接近童话的季节。辞别了三季的忙碌与纷扰，终于在清冷的天地间放慢了脚步，回望自己曾经错过的欢乐与感动，收藏在银装素裹之间，也算是不染尘埃。不要惧怕寒冷，些许寒气正在不知不觉间拂去我们心中的燥热，唤醒来自灵魂的清凉，创造着属于我们自己的童话世界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坐下，抛开所有成败与得失，问一问自己最初的梦想，想一想最天真的喜悦，看一看是否已为世俗名利所染，而今后又该如何保留本心，岁月不侵？

那么，无论是书前的你，还是执笔的我，都不要再抱怨冬天的寂寥，且让我们静静地等待，等待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冬天的童话。**（本文作者系商南县高级中学高二学生）**



商洛山

（总第2290期）

刊头摄影 刘 媛

幸 福

张清武

朱大明刚刚在幼儿园接了孙子。这时候，天空飘起了雪花，雪花纷纷扬扬，像鹅毛一般，闪着熠熠粼光，融合在蒙眬的视线里。

蚯蚓一般的乡村小道上，干涸的土地变得湿滑起来，朱大明把孙子衣服后面的棉帽扣在他头上，为了防止猛然跌倒在泥土里，干脆把孙子抱在怀里，用他身上的棉衣裹住孩子的身体。

这时候，朱大明上衣口袋的手机铃声响了，声音大得惊人。

“爸，我是小明啊!你最近身体好吗?”电话那头，儿子朱小明的声音十分清晰地传到这头，在冰天雪地里，朱大明感觉到一阵暖意涌上心头。

“我好着哩!你妈妈的身体恢复得很快，也好着哩!”朱大明害怕怀抱着小孙子，听不清晰电话里的声音，连忙把孙子放下，让孙子抱着他的双腿。

“我妈妈吃了我寄回去的药了吗？我听医生说，那药吃过五个疗程，人就会下床走了。”朱小明在那头，说起妈妈的病，言语有些哽咽。朱大明的妻子，在前年的一天早上突然脑梗，从此以后，就卧床不起了。妻子丧失了劳动力，朱大明肩上的担子却重了，既要接送孩子，还要照顾患病在床的妻子，个中的辛酸和郁闷，只有他自己体会得到。有时候，朱大明坐在院落里的一棵苦楝树下，望着夕阳徐徐西下，心中涌起一丝丝莫名的惆怅，在暮年的时候，没有儿女陪伴在身边，偌大的院落失去了生气和活力。当然，朱大明亦欲让儿子回到故乡，陪伴他们，可儿子有自己的梦想，他要在城里打拼出一片天地，等有了自己的一处归宿，接他们去城里享福。

“你妈妈服了你的药，两个疗程之后，气色明显好转起来，能开口说话了。”朱大明说。

“我妈妈能开口说话了？真好啊!爸爸，你不要忘记你的血压指数，要经常吃药啊!”

“我的身子硬朗着呢！不要太担心我。你在城里也要时刻照顾好自己!”

“爸爸，我年轻气壮，没有什么事情。”

“桑树沟里正飘着雪花，城里没有下雪吗?”朱大明顿了顿，换了一个话题。

“城里在下小雨，冷得很。”朱大明仿佛看见朱小明站在雨中，电话按在耳朵旁，身体在冰凉的街道上瑟瑟发抖。他心里轻叹了一下。接着说：“家里的一切，有我照料着，你不要牵挂。念念每天高高兴兴去幼儿园，也欢实着哩!”孙子听到爷爷叫念念的名字，从朱大明手里抢过电话，大声喊：“爸爸，你什么时候能回家里来？我想你呢！”念念稚嫩的童声十分悦耳，朱大明看着孙子，憨憨笑着。

“念念，你好乖哩!爸爸也每天想着你啊！等这一阵子忙完，我和你妈就回去，我在城里给你买许多好吃的东西，过年给你买新衣服。念念，听话，把电话给爷爷。”

朱大明接过电话，说：“小明，我从你的语气里，咋总感觉你有事情想要给我说哩！你要和我说什么?”

朱小明打这个电话，内心其实是忐忑不安的。家中的两个空巢老人，自己活着本来就难，何况还要去照顾幼小的念念，爸爸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，他却在遥远的城市里，让老父老母无依无靠地活着，算啥儿子呀！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他不想以后追悔莫及，空留感伤和悲叹。

“爸爸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小丽怀孕了。我要和您商量一件事。”朱小明在那头咽了口唾液，顿了顿。

“你说啊！咋还吞吞吐吐的。”

“我想这次回家之后，不打算在城里打工了!”

“你考虑好了？你不在城里打工，回来又能干啥?”朱大明不置可否地说。

“我想好了，爸爸，我要在家乡办一个肉牛养殖场。我时刻陪伴着您和家人，让您在老家颐养天年。”

雪突然停了，朱大明却老泪纵横。

团年饭的味道

董建刚

母亲一边弯腰搭柴，一边拉着风箱，锅盖缝冒出的清香直朝鼻腔里钻。我说，这么香，咱们吃饭吧？母亲说，等你老陈爷爷来了一块吃。

老陈爷爷以戗剪子磨菜刀为生，每年春荒时节里，常把他晒的柿饼核桃拿给我和伙伴们吃。母亲也常给老陈爷爷缝补浆洗衣被，父亲一有空儿就去老陈爷爷家帮忙破柴、担水。腊月里，老陈爷爷赶集回来过州河时把腿摔了。十几天里，父母就照管老陈爷爷的吃住行。

父亲把老陈爷爷背在背上，我在后锁了老陈爷爷的门，在后面照看着到了我家。坐在火盆边，老陈爷爷直夸父母厚道孝顺，还夸我听话。老陈爷爷掏出一张五元钱，递到我面前，说，刚子，这是爷爷的一点心意，就算爷爷给你的压岁钱！

父亲慌忙劝阻，母亲急得直喊，老陈叔，这可不敢，不敢。老陈爷爷说，这一年，你们帮了我多少忙，我心里清楚。你给我洗衣服被子，牛娃队长给我担水、劈柴、磨豆腐。我活了这七十三年，谁好，我陈大头心里最清楚。这五块钱，是我给娃的一点心意——父亲看着老陈爷爷真诚焦急的样子，无可奈何地看着母亲。

母亲对我说，刚娃，那你就把你爷爷的钱接住吧。

父亲说，老陈叔，那就叫娃明早晨，给你老磕头拜个年吧？

老陈爷爷说，行，刚娃子，我娃明早来，爷爷等我娃啊！

饭做好了，母亲在桌子上张罗碗筷。老陈爷爷对父母说，咱只顾说话，把叫你民福叔团年的事忘了啊？

母亲说，今早起来，我就叫牛娃去接，可到民福叔家时，他正在捂着肚子喊叫，我就请了大队赤脚医生来开了药，看着民福叔吃了，躺下歇着，我才回来。现在让牛娃去背他，我爱人多，人多了，吃饭热闹。

老陈爷爷说，你们每年都要接五保户来吃团圆饭。这些年，光这枉累，就够你俩受的呀。

民福爷爷被父亲搀扶着来了。于是我们围绕着饭桌坐下，看着父母把团年的饭菜一一端上桌子。

主食是小米粥加豆渣馍，菜是一盘炒酸菜，一盘炒鸡蛋，一盘油炒辣子。母亲在锅里舀，父亲和我往桌子上端。给神龛献了饭后，老陈爷爷拿着两串鞭炮给我说，刚子，给咱响去？

父亲用竹竿把鞭炮绑了让我挑着，他用一根火头一戳，顿时，院子里鞭炮炸响。随后，村子里的鞭炮也噼噼啪啪响起来。

重新坐下，父亲把小米粥递到两个爷爷手里，又给夹上香喷喷的炒鸡蛋。两个老爷爷不好意思，母亲就说，二位大叔，别客气，今年我用粗布去大窝集换大米去迟了，没跟上。就用咱自己种的酒小米代替大米饭了。明天早上，还是咱去年的素饺子，馅儿是油炒萝卜丝。

老陈爷爷对父亲说，牛娃，你不叫娃吃鸡蛋，我就不吃了。民福爷爷说，就是呀，我们俩是老人，可咱过年总不能亏了娃娃呀。咱们过年，不就是过娃娃们的高兴嘛？说着就把盘子端起来，朝我碗里拨鸡蛋。

父亲说，……鸡窝里还有，等会儿，让他妈再炒一盘？

老陈爷爷说，这年月，两只鸡一年能生多少蛋，我们清楚。你不让娃今儿吃好，我俩可真的就不吃了。

这样，一盘炒鸡蛋，差不多都让民福爷爷拨拉在我碗里。在俩爷爷监督下，我红着脸把鸡蛋和酸菜，就着小米粥吃着，咀嚼着。那清爽、劲道，若带点油酸的滋润，在咽下去的那一瞬间，开心、快乐、一下子渗透了全身。

老陈爷爷笑着说，去年在你家团年，我吃了两大碗白米蒸饭，晚上我流了眼泪，我就想，我这一辈子打光棍儿，无子无女，临钻土了，还遇上你们这两个好人。这可是我陈大头的福分啊。

民福爷爷说，你别说了，你一说，我就想流眼泪。今早晨，不是牛娃两口子，我立马就疼死了。他们俩又是叫医生，又给我烧炕熬药。亲儿女也没这么孝顺呀——

老陈爷爷说，今天该高兴点。我看见父亲的眼眶有了眼泪。他说，二位大叔，明年也一样。只要我牛娃有吃的穿的，就有你们的份。二位老爷爷擦着眼泪笑着应了。

吃罢饭，父亲和我把灯笼点着挂在房檐上，又取出二位老人带来的红薯干和核桃柿饼，大家围在炭火边吃着，说笑着。母亲在一旁包饺子，我和父亲坐在两老人身边，听老陈爷爷讲岳飞和穆桂英。讲到兴奋处，老陈爷爷把棉帽子拿下来，往空中一挥，说，那岳家军呀，为国家打仗忠勇，抗敌不屈名留史册——民福爷爷在一旁嘿嘿地乐着。

晚上，我躺在炕上看连环画，但吃团年饭的情景一直在脑中晃悠着，直到街道上传来零星的鞭炮声，我还在回味着，咀嚼着——